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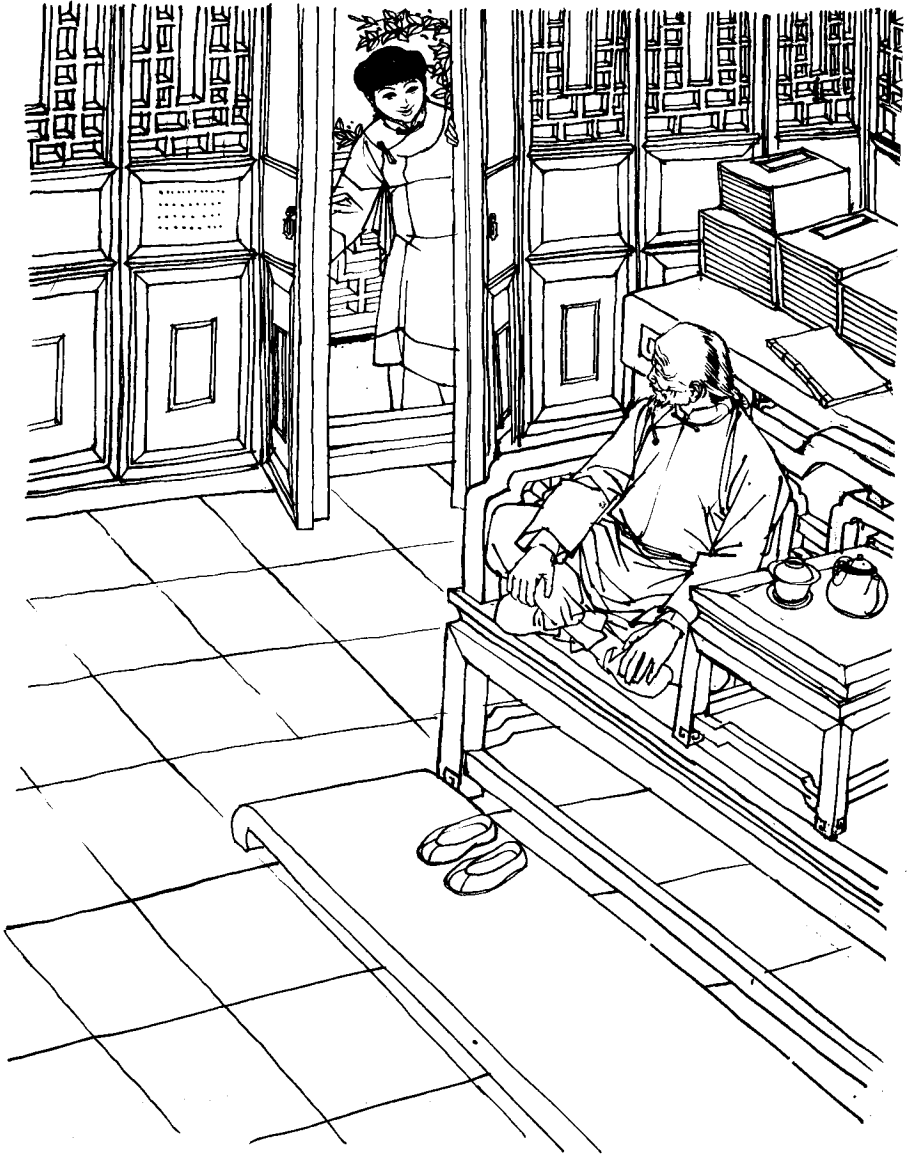
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	……3
第二回	金风野店书生笛	铁胆荒庄侠士心	……41
第三回	避祸英雄悲失路	寻仇好汉误交兵	……79
第四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	还书贻剑种深情	……121
第五回	乌鞘岭口拚鬼侠	赤套渡头扼官军	……163
第六回	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振饥民	……203
第七回	琴音朗朗闻雁落	剑气沉沉作龙吟	……239
第八回	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273
第九回	虎穴轻身开铁铐	狮峰重气掷金针	……317
第十回	烟腾火炽走豪侠	粉腻脂香羈至尊	……359

# 目 录

第十一回	高塔入云盟九鼎	快招如电显双鹰	…397
第十二回	盈盈彩烛三生约	霍霍青霜万里行	…427
第十三回	吐气扬眉雷掌疾	惊才绝艳雪莲馨	…477
第十四回	蜜意柔情锦带舞	长枪大戟铁弓鸣	…511
第十五回	奇谋破敌将军苦	儿戏降魔玉女瞋	…553
第十六回	我见犹怜二老意	谁能遣此双姝情	…597
第十七回	为民除害方称侠	抗暴蒙污不愧贞	…643
第十八回	驱驴有术居奇货	除恶无方从佳人	…669
第十九回	心伤殿隅星初落	魂断城头日已昏	…715
第二十回	忍见红颜堕火窟	空余碧血葬香魂	…763
后 记	………		804







李沅芷见老师发射金针钉死苍蝇，好玩之极，便推开书房房门，大叫：“老师，你教我这玩意儿！”

## 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

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上午老师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讲了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午后本来没功课，那女孩儿却兴犹未尽，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这日炎阳盛暑，四下里静悄悄地，更没一丝凉风。那女孩儿来到书房之外，怕老师午睡未醒，进去不便，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拔下头上金钗，在窗纸上刺了个小孔，凑眼过去张望。

只见老师盘膝坐在椅上，脸露微笑，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轻轻吧的一声，好似甚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她向声音来处望去，只见对面板壁上伏着几十只苍蝇，一动不动。她十分奇怪，凝神注视，却见每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这针极细，隔了这样远原是很难以辨认，只因时交未刻，日光微斜，射进窗户，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

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的飞来飞去，老师手一扬，吧的一声，又是一只苍蝇给钉上了板壁。那女孩儿觉得这玩意儿比甚么游戏都好玩，转到门口，推门进去，大叫：“老师，你教我这玩意儿！”

这女孩儿李沅芷是总兵李可秀的独生女儿，是他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给女儿取这名字，是纪念生地之意。

教书先生陆高止是位饱学宿儒，五十四五岁年纪，平日与李沅芷谈古论今，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这一天陆高止因受不了青蝇苦扰，发射芙蓉金针，钉死了数十只，哪知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他见李沅芷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红扑扑地显得甚是兴奋，当下淡淡的道：“唔，怎么不跟女伴去玩儿，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是不是？”李沅芷道：“老师，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陆高止道：“甚么法儿呀？”

李沅芷道：“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说着搬了张椅子，纵身跳上，细细瞧了一会，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枚拔下来，用纸抹拭干净，交还老师，说道：“老师，我知道，你这不是玩意儿，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非教我不可。”她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也学过一些武艺。陆高止微笑道：“你要学武功，扶风城周围几百里地，谁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艺高强。”李沅芷道：“我爹爹只会用弓箭射鹰，可不会用金针射苍蝇，你若不信，我便问爹爹去，看他会不会。”

陆高止沉吟半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给父母宠得惯了，行事很有点儿任性，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娇滴滴的不可不易对付，于是点头道：“好吧，明儿早你来，我教你。现在你自己去玩罢。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不论是谁知道了，我就决不教你。”

李沅芷真的不对人提起，整晚就想着这件事。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一推门，不见老师的人影，只见书桌上镇纸下压着一张纸条，忙拿起来看时，见纸上写道：

“沅芷女弟青览：汝心灵性敏，好学善问，得徒如此，夫复何憾。然汝有立雪之心，而愚无时雨之化，三载滥竿，愧无教益，缘尽于此，后会有期。汝智变有余，而端凝不足，古云福慧双修，日后安身立命之道，其在修心积德也。 愚陆高止白。”



李沅芷拿了这封信，怔怔说不出话来，泪珠已在眼眶中滴溜溜的打转，心中只道：“老师骗人，我不来，我不来！”便在此时，忽然房门推开，跌跌撞撞的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但见他脸色惨白，上半身满是血污，进得门来，摇摇欲坠，扶住椅子，晃了两晃，便倒在椅上。李沅芷惊叫：“老师！”陆高止说得一声：“关上门，别做声！”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李沅芷究是将门之女，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虽然惊慌，还是依言关上了门。

陆高止缓了一口气，说道：“沅芷，你我师生三年，总算相处不错。我本以为缘份已尽，哪知还要碰头。我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能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吗？”说罢双目炯炯，直望着她。李沅芷道：“老师，我听你吩咐。”陆高止道：“你对令尊说，我病了，要休息半个月。”李沅芷答应了。陆高止又道：“你要令尊不用请医生，我自己会调理。”隔了半晌，道：“你去吧！”

陆高止待李沅芷走后，挣扎着取出刀伤药敷上左肩，用布缠好，不想这一费劲，眼前一黑，竟“哇”地吐了一大口血。

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止真名陆菲青，乃武当派大侠，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端的名震江湖，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帮，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后来雍正、乾隆两朝厉行镇压，到乾隆七八年时，屠龙帮终于落得瓦解冰消。陆菲青远走边疆。当时清廷曾四下派人追拿，但他为人机警，兼之武功高强，得脱大难，但清廷继续严加查缉。陆菲青想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理，混到李可秀府中设帐教读。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只想到在各处绿林、寺院、镖行、武场等地寻找，哪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

那晚陆菲青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决定留书告别。他行囊萧然，只随身几件衣服，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面，打了个包裹，等到二更时分，便拟离去，别寻善地。

他盘膝坐在床上，闭目养神，远远听到巡更之声，忽然窗外一响，有人从墙外跃入。陆菲青跃下床来，随手将长袍一角拽起，塞在腰带里，另一手将白龙剑轻轻拔出。

只听得窗外一人朗声发话道：“陆老头儿，一辈子躲在这里做教书匠，人家就找你不到吗？乖乖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陆菲青心知来人当非庸手，也决不止一人，敌人在外以逸待劳，不出去不行，从窗中出去则立遭攻击，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悄声沿壁直上，抓住天窗格子，喀喀两声，拉断窗格，运气挥掌一击，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下面的人“咦”了一声，一枝甩手箭打了上来，大叫：“相好的，别跑。”陆菲青侧身一让，低声喝道：“朋友，跟我来。”展开轻功提纵术向郊外奔去，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的追来。

他一口气奔出六七里地。身后三人边追边骂：“喂，陆老头儿，亏你也算是个成名人物，这么不要脸，想一走了之吗？”陆菲青浑不理睬，将三人引到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来。

他把敌人引到荒僻之地，以免惊动了东家府里，同时把来人全数引出，免得已在明而敌在暗，中了对方暗算，奔跑之际，也可察知敌方人数和武功强弱。他脚下加紧，顷刻之间又赶出十余丈，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已知其中一人颇为了得，余下二人却是平庸之辈。

陆菲青上得岗来，将白龙剑插入了剑鞘。三名追敌先后赶到，见他止步转身，也不敢过份逼近，三人丁字形站着，一人在前，两人稍后。陆菲青于月光下凝目瞧在前那人，见他五十上下年纪，又矮又瘦，黑黝黝一张脸，两撇燕尾须，长不盈寸，精干矫

健，相貌依稀熟悉。他身后两人一个身材甚高，另一人是个胖子。

那瘦子当先发话道：“陆老英雄，一晃十八年，可还认得焦文期么？”陆菲青心中一凛：“果然是他？”

原来焦文期是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十八年前在直隶滥杀无辜，给陆菲青撞上了，出手制止，当时手下留情，未曾赶尽杀绝，只打了他一掌。焦文期引为奇耻大辱，誓报此仇，这次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室之聘，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紧人物，西来途中，无意间得知了陆菲青的行踪，于是率领了陕西巡抚府中两名高手，也不通知当地官府和李可秀，径自前来寻仇拿人。

陆菲青拱手道：“原来是焦文期焦三爷，十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来了。这两位是谁，焦三爷给我引见引见。”焦文期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声，指着那胖子道：“这是我盟弟罗信，人称铁臂罗汉。”指着那高身材的人道：“这是两湖豪杰玉判官贝人龙。你们多亲近亲近。”罗信说了声：“久仰。”贝人龙却抬头向天，微微冷笑。

陆菲青道：“三更半夜之际，竟劳动三位过访，真是想不到。却不知有何见教？”焦文期冷然道：“陆老英雄，十八年前，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这只怨在下学艺不精，总算骨头硬，命不该绝，这几年来多学到了三招两式的毛拳，又想请你老别见笑，指点指点，这是为私。你老名满天下，朝廷里要你去了结几件公案。我兄弟三人专诚拜访，便是来促请大驾，这是为公。”

陆菲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决胜败不可，但他为人本就深沉，这些年来饱经忧患，处事更加稳重，拱手说道：“焦三爷，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这里给你赔礼了！”说罢深深一揖。贝人龙“呸”了一声，大声骂道：“不要脸！”

陆菲青眸子一翻，冷冷的盯住了他，森然道：“陆某行走江湖，数十年来薄有微名，平生可没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转头向焦文期道：“焦三爷说找在下既是为私，亦复为公。

当年咱们年轻好胜，此时说来不值一笑。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我这里给你赔过了礼。至于说到公事，姓陆的还不致于这么不要脸，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嘿嘿，请来拿吧！”他目光依次从三人脸上扫过，说道：“三位是一齐上呢？还是哪一位先上？”

大胖子罗信喝道：“有你这么多说的！”冲过来对准陆菲青面门就是一拳。陆菲青不闪不让，待拳到面门数寸，突然发招，左掌直切敌人右拳脉门。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如此之快，连退三步，陆菲青也不追赶，罗信定了定神，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

焦文期和贝人龙在一旁监视，两人各有打算。焦文期是一心报仇，这些年来在铁琵琶手上痛下功夫，本领已大非昔比，但当年领教过陆菲青的无极玄功拳，真是非同小可，他想先让罗信和贝人龙耗去对手大半气力，自己再行上场，便操必胜。贝人龙却只想拿到钦犯，让总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

罗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势，一招甫发，次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缓，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连续不断。他数击不中，突发一拳，使五行拳“劈”字诀，劈拳属金，劈拳过去，又施“钻”拳，钻拳属水，长拳中又叫“冲天炮”，冲打上盘。陆菲青的招术则似慢实快。一瞬之间两人已拆了十多招。以罗信的武功，怎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只因陆菲青近年来深自收敛，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天下滔滔，实是杀不胜杀，是以出手之际，颇加容让。

这时罗信正用“崩”拳一挂，接着“横”拳一刁，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急忙转身，见陆菲青已绕到身后，情急之下，便想拉他手腕。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对方硬拚，哪知陆菲青长袖飘飘，倏来倏往，非但抓不到他手腕，连衣衫也没碰到半点。罗信发了急，拳势一变，以擒拿手双手急抓。陆菲青也不还招，只在他身边转

来转去。数招之后，罗信见有可乘之机，右拳挥出，料到陆菲青必向左避让，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一抓到手，心中大喜，哪知便是这么一抓，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竟平平的横飞出去，蓬的一声，重重实实的摔在两丈之外。他但觉眼前金星乱进，双手一撑，坐起身来，半天摸不着头脑，傻不楞的坐着发呆，喃喃咒骂：“妈巴羔子，奶奶雄，怎么搅的？”

原来陆菲青使的是内家拳术中的上乘功夫，叫做“沾衣十八跌”。功力深的，敌人只要一沾衣服，就会直跌出去，乃当年“千跌张”传下的秘术，其实也只是借势用劲之法。陆菲青的功力还不能令敌人沾衣就跌，但罗信出尽气力来抓，手一沾身，就被他借劲掣出。

焦文期双眉一皱，低声喝道：“罗贤弟起来！”贝人龙一声不作，冷不防的扑上前去，一招“双龙抢珠”，双拳向陆菲青击去。陆菲青身子一晃，人影无踪。贝人龙忽觉背上被人一拍，只听得背后说道：“你再练十年！”

贝人龙急转回身，又不见了陆菲青，想再转身，不意脸上拍拍两声，中了两记耳光，手劲奇重，两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陆菲青喝道：“小辈无礼，今日教训教训你。”只因贝人龙适才言语刻薄，是以陆菲青一上来便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这背上一拍，脸上两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劲力，贝人龙便得筋碎骨断，立时毙命。但他是武林前辈，也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

焦文期眼见贝人龙吃亏，一个箭步跳上，人尚未到，掌风先至。陆菲青知道这关东六魔中第三魔非其余两人可比，不敢存心戏弄，当下施展本门无极玄功拳，小心应付。焦文期的铁琵琶手得自洛阳韩家真传，一记“手挥五弦”向陆菲青拂去，出手似乎轻飘无力，可是虚虚实实，柔中带刚，一临近身就骈指似铁，实兼铁沙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

陆菲青见焦文期功力甚深，颇非昔比，低喝一声：“好！”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踏前一步，已到了焦文期右肩之侧，右掌一招“划手”，向他右腋击去。焦文期急忙侧身分掌，“琵琶遮面”，左掌护身，右手“刀枪齐鸣”，弓起食中两指向陆菲青点到。拆得七八招，陆菲青身形一矮，一个“印掌”，掌风飒然，已沾对方前襟。他心存厚道，见焦文期数十年功力，不忍使之废于一旦，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盼他自知惭愧，就此引退。

陆菲青手下留情，这一掌蕴劲回力，去势便慢，焦文期明知对方容让，竟然趁势直上，乘着陆菲青哈哈一笑、手掌将缩未缩、前胸门户洞开之际，突然左掌“流泉下山”，五指已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戳。陆菲青出于不意，无法闪避，竟中了铁琵琶手的毒手。但他究是武当名家，虽败不乱，双掌一错，封紧门户，连连解去焦文期的随势进攻，稳步倒退，一面调神凝气，不敢发怒，自知身受重伤，稍一暴躁，今夜难免命丧荒山。

焦文期得手不容情，哪肯让对方有喘息之机，“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术一招紧似一招。陆菲青低哼一声，白龙剑出手，刷刷刷三招，全是进手招数。焦文期连闪带跳，避了开去，大叫：“并肩子上啊，老儿要拚命！”

贝人龙更不打话，一对吴钩剑分上下两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阴，向陆菲青攻来。吴钩剑名虽是剑，实是双钩，不过钩头上多了一个剑尖，除了钩法中的勾、拉、锁、带之外，还夹着双剑的路子。双钩不属十八般武器之内，极为阴狠难练，初学时稍有疏虞，不是被月牙护手所伤，便是拗劲掣肘，发不出招，但练成了之后，招数却着实厉害。陆菲青见双钩一出，当即留神，展开柔云剑术中的“杏花春雨”、“三环套月”，连连进击。罗信取出七节钢鞭，也加入战团，力大招沉。陆菲青不敢以剑刃硬碰钢鞭，剑走轻灵，削他手指。罗信“啊”的一声，跳了开去。焦文期铁牌一拍，铮铮有

声，向陆菲青后脑砸去。

焦文期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韩家铁琵琶手至韩五娘而达大成，除掌法外，兵器用的是一只精铁打成的琵琶。这琵琶两边锋利，攻时如板斧，守时作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十二枚琵琶钉，一物三用，端的厉害。焦文期嫌琵琶是女子弹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来，被口齿轻薄之人损上几句可受不了，是以别出心裁，打造了一面铁牌，形状虽异，使用手法和师门所传的铁琵琶并无二致。

陆菲青听得脑后风生，侧首向左，铁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剑。他柔云剑术连绵不断，焦文期横铁牌硬挡，白龙剑顺着铁牌之势又攻了过去。不论拳脚还是兵器，一招既出，再次出招，自必收回再发，柔云剑术的妙诣却在一招之后，不论对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顺势跟着就来，如柔丝不断，春云绵绵。

贝人龙和罗信见焦文期被逼得手忙脚乱，忙从陆菲青后面左右击来，三人一牌一鞭一对双钩，将他裹在中间。陆菲青这时胸口隐隐作痛，知道内伤起始发作，柔云剑术虽然厉害，可是刚将一人缠住，另外两人立即从侧面击来，不得不分手招架，心道：“不想我陆菲青一世英雄，今日命丧鼠辈之手。”自忖心存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愤火中烧，一个气往上冲，竟尔迭遇险招，念头一转，眼见今日落败，须当先脱此难，养好伤后，再找关东六魔报仇。他打算已定，不求当场毙敌，反而心平气和，内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这一凝神，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笼罩住了，任凭对方三人如何变招，再也攻不进来。

罗信叫道：“焦三爷，咱们缠住他，打不赢，还怕累不死他吗？”焦文期道：“对。待会儿罗兄弟割了老儿的头去请功。”贝人龙道：“他那把剑好，焦三爷，我要了成么？”他们三人一吹一唱，竟把陆菲青当作死人看待，明着是要激他个心浮气粗。

陆菲青向罗信刷刷两剑，待他急闪退避，露出空隙，白龙剑“满天花雨”四下圈挥，一个箭步，跳了出去。罗信狂喊：“不好，老儿要扯呼！”陆菲青展开轻功提纵术，向山下跑去，既已脱出包围，料得这三人轻功不及自己，再也追赶不上。焦文期一按铁牌上机括，三枚琵琶钉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陆菲青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钉，双脚一跳，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一射进肉里，有如生根，如用力扯拔，非连肉拉下来一大块不可，若伸手去接，亦上大当。他躲过暗器，正想飞奔下山，哪知一个踉跄，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同时胸口剧痛，眼前一片昏黑。

焦文期等三人见他脚步散乱，知他内伤发作，心中大喜，又围了上来。陆菲青舞剑奋战，四人又拆了十几招。陆菲青发觉右膀一用力，便牵连左胸剧痛，当下剑交左手，一路左手剑向焦文期逼去。他这左手剑使的全是反手招术，和寻常剑术反其道而行，焦文期出其不意，连退数步。陆菲青得此良机，左手剑“白虹贯日”向贝人龙刺去。贝人龙识得此招，向右闪让，不料左手剑方位相反，他向右闪，左手剑顺手跟来。贝人龙大骇，躲避不及，急中生智，一摔倒地，几个翻身，滚了开去。陆菲青正待要赶，脑后风生，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砸了下来，陆菲青双脚不动，上身一让，快如闪电，伸手疾探，在罗信的“幽门穴”一点，罗信的钢鞭仍然砸将下来，但穴道被点，登时软倒，手一松，钢鞭余势不衰，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溅，反弹起来。就在此时，焦文期的三枚琵琶钉已飞到背后，陆菲青听得暗器风声劲急，不论向前纵跳或是左右趋避都已不及，随手拉起软瘫在地的罗信一挡。“嘿”的一声，三枚琵琶钉两中前胸，一中小腹，罗信登时毙命。焦文期见暗器反而伤了自己盟弟，急怒攻心，提起铁牌，狠狠向陆菲青砸去。

贝人龙挺双钩又攻上来，陆菲青长剑刺出，贝人龙见剑势凌



厉，向左跃开，焦文期铁牌跟着砸到。陆菲青眼见如回身招架，贝人龙势必又上，敌人虽已少了一个，自己伤处却也越来越痛，当下并不回头，俯身向前，将铁牌来势消了大半，可是毕竟未能全避，铁牌刃锋在他左肩划了一条大口子。焦文期正在大喜当口，忽见白光闪动，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直向贝人龙飞去。贝人龙大惊，举吴钩剑一挡，虽然挡到，但陆菲青用足功力，以大摔碑手重手法掷出，吴钩之力未能挡开，白龙剑自他前胸刺入，后背穿出，竟将他钉在地下。

便在这一瞬之间，陆菲青突然回身，焦文期未及收回铁牌，只感到脸上一阵剧痛，眼前发黑。原来陆菲青甩出肩上受他铁牌一击，飞掷长剑，回手一把芙蓉金针向他脸上射去，这一下相距既近，出手又快，金针众多，万万无法闪避，焦文期双目全被打瞎。陆菲青乘他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摸之际，一个连枝交叉步，双拳“拗鞭”，当堂将他毙于拳下。

陆菲青施展平生绝技，以点穴手、大摔碑手、芙蓉金针，刹那间连毙三敌。

荒山上寒风凛冽，一勾残月从云中现出，照见横尸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远林中夜枭怪声凄叫，他虽然艺高胆大，不禁也感惊心，撕下衣襟，包了左肩上的伤口，静立调匀呼吸，然后将宝剑拔起，拭净入鞘。他生怕留下了线索，把焦文期脸上金针拔出藏好，然后把三具尸体抛入荒山岗下。

当时气喘力竭，全身血污，自忖如去投店，必定引人疑心，还是回到李家换衣洗净之后再行离去，哪知李沅芷清晨已在书房。等李沅芷退出，他一倒上床，胸口奇痛，竟自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迷迷糊糊中只觉得有人相推，听得有人呼叫：“老师！老师！”他缓缓睁眼，见李沅芷站在床前，一脸惊疑之色，旁